



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九

史學

官史
印史
月史
去史

任史
表史
寓史

論史於麟經絕筆之後至司馬遷史記而止論史於麟止成書之
 後至歐陽公唐史而止其甚矣作史之難也班史失之同韓史失之
 誕陳壽之志三國失之誣陸機于賈諸人之史晉失之謬其餘諸
 家紛紛蓋不足論大抵作史有法論史有體觀史之表取其抑揚
 之大義而不當取其登載之年月觀史之書志史歷代則述歷代
 之沿革史一代則著一代之可否觀史之紀傳當得褒貶直筆是
 非公論而未暇較其異同也嘗攷遷史之表矣三代世表所以觀
 百世之本支攷黃帝之初先列譜系以祖宗為經以子孫為緯則
 五帝三王皆出於黃帝此帝王授受之正統可見也史記三代世表
 後至周其譜皆出黃帝六國年表所以示天下之名分故齊康公之十九年
 為田和遷居海上而書田齊大公卒且擊之康公二十年康公既
 卒始書田齊此尊卑逆順之正理可見也六國年表齊年表曰田
 侯遷康公海上食一城時康公十九年也又齊年表康公二十五年
 曰田和卒康公二十一年曰田相公年立康公二十五年田齊伐

同
用

同集

遷書
大旨

此或來立波康公能近海上狀田齊有大事皆繫於康公之年十
二諸侯年表以下以地為主故年經而國緯所以觀天下之大勢
也高祖功臣年表以下以時為主故國經而年緯所以觀一時之
得失也蓋楚月表上尊義帝而漢居其中明大義也將相年表上
繫大事之記明職分也 並本表所載如此 至唐之表猶有遷之遺
意焉表宰相則書杜如晦為侍中仍監東宮兵馬之事蓋言宰相
不當下行有司之職唐宰相表正觀二年正月辛亥兵部尚書如
晦檢校侍中攝吏部尚書仍監東宮兵馬事
魏徵為秘書監反帶參豫朝政之符蓋言他官不宜上任宰相之
權正觀四年二月魏徵為御史大夫參議朝政
正觀二年二月魏徵為秘書監參議朝政唐之宰相稱號如
此豈不為後人之戒表宰相世系則書裴氏之房有五而宰相十
七人劉氏之房有七而宰相十二人唐之諸臣能修家法如此豈
不為後人之勸唐宰相世系表云此馬遷歐陽之表其寓抑揚大
義深矣哉嘗攷遷史之書矣封禪一書固述帝舜以下也正以著
當時求仙之詐平準一書固述歷代也正以譏當時征利之非於
禮書則載孫卿禮論而不載叔孫通綿蕞者以見野儀之失而古

史考

唐史
實有

遷書
大旨

禮之得也於曆書則載古歷九百四十分之法而不載太初八十
一分之法者以見太初之疎而古曆之密也 並遷史八書 至唐史
之志猶有遷之遺旨焉董仲舒劉向子歆以春秋洪範論災異之
證班固合二說而志五行前五行志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
福傳以洪範三仲舒謂至向子歆治
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華矣云云范史因之晉史又因之歐公
自立特見考武德以來著其災異削其事應而不徇漢儒之論此
志五行之得體也唐五行志不載漢儒之
論俱載武德以來諸儒之
天官書歷論經星緯星諸宿
及天文風雨日月皆休之班固因遷舊說而
不遺為天官之書 志天文晉史因之隋史又因之歐公獨以一
代天文災異者從事考武德以來某星為祥某星為異而不泛言彼
蒼之象此志天文之得體也 唐天文志 此遷之論歷代歐之論
一代其 公革大旨 微矣哉又嘗攷遷史之紀傳世家矣子長以
事之繫於天下則謂之紀秦始皇已并六國事異於前則始皇可
紀也項羽政由已出且封漢王則項羽可紀也孝惠高后之時政出
房闈君道不立雖紀呂后亦可也子長以事之有大於列傳則係之
世家夫子在周

則臣道在後世則師道故以世家別之陳涉在夏商則為湯武在秦則為陳涉故以世家係之蕭曹良平雖曰通侯而勳烈冠於群后皆社稷之臣則亦列於世家也列傳褒貶尤有深意以伯夷居於列傳之首重清節也以孟荀冠於淳于之徒尊吾道也以莊周附于老子以申不害附於韓非別異端也他如僥佞酷吏日者龜策滑稽貨殖游俠皆為當世而發吁有旨哉至唐之紀傳視遷亦不多遜紀太宗而譏以牽於多愛之言非妄也蓋得於讀等慈之碑等慈寺碑等慈寺在鄭州汜水唐太宗破王世充實建德乃於碑戰外建寺云為障亡虜福太宗不世之宗而牽說習俗宗信淨習者豈以其言浩博為可喜邪余紀武宗而貴以好惡不同之語非於本紀談其牽於多愛者此也

善會昌之文善會昌投書文余修唐本紀至武宗以謂服案以求長年以此知非明智不感者特好惡不同爾及得會昌服案文見其自稱承道繼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岳炎上真人則又益以前言韓愈使王庭湊之節舊史沒其事今乃書其實蓋以明為不謬矣

忠臣之義陽城諫延齡之相舊史宣於隱逸今乃列於卓行蓋以表君子之功入秦系於隱逸出劉賈於文苑皆所以示揚善褒德之意新史紀傳有條不紊如陽城昔在隱逸今書之於卓行秦系之意昔人不傳今書之於隱逸韓愈使王庭湊之節舊史不書今

史字

世史

乃書之所以明君子之節太宗拒魏證之諫有殺田舍翁之語舊史則書今乃不書所以掩人君之關此新史之得也舊史以高節卓之切直而繁之於文苑以吳叔之忠義而繁之於外戚以陽城之方技而繁之於隱逸以孫思邈之高尚而繁之於此遷史唐史之紀傳世家直得褒貶直筆是非公論歟嗚呼世無馬遷無以示後人作史之例世無歐公無以洗諸子作史之陋然自固而下亦不可不辨也且以言其表則王子侯表遷則斷自建元以武帝始有分封之制也而固則自高文以來叙之何昧耶武帝從王公侯之分封遷作王子侯表不始於建元自高文以來皆表之公卿官表遷則係以大事以驗大臣賢否之職也而固則削去不錄止書拜罷年月而已何畧耶臣史作漢與將相名臣表上表載官制沿革下表載拜表年古今人物表以區區一夫之見而欲定生民以來賢聖愚智之差等文何其不知量耶固作古今人物表分爲上中則高祖之創南北軍武帝之置羽林軍此一代大政也固則不志兵使節度無所攷光武之三十稅一和帝之縱民煮鑄此一代之急務也擘則不志食貨使豐耗無所稽西漢無食貨志東漢無食貨

論著
失紀之

志郊祀者不計巡幸里數之遠聞見錄一歲而處四方多矣
 以十二月至常山岫嶺之漢書郊祀志武帝自三月出行封禪
 又並海至碣石又巡遼西又歷北邊又至九原五月還甘泉
 百里行所八千志天文者反畧當代灾祥之事班史不言當代灾
 余里尤荒唐矣志紀皇史紀皇后而不知尊卑之分陳漢皇后有紀
 詳以言其紀傳則范史紀皇后而不知尊卑之分陳漢皇后有紀
 其者晉史之紀穆修愈甚賤晉之亡也且有鰲墜三山鯨吞九服
 之言即協夫歌詠之辭賤惠皇之失御也且有浮暑之氣方聞滂
 蛙之音罕記即協夫表奏之語此諸史著紀之失然也並晉紀云
 云固論蕭何之理家而不思記載之反覆謂見錄蕭何傳先言民
 數千人後出買田宅必居窮僻如日論釋之之不調而不思表
 傳履歷之乖誤洪漢書本傳云釋之為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
 表益請從帝即位二年釋之為廷尉事景帝帝余為淮南相而百官
 表所載文帝即位二年釋之為廷尉事景帝帝余為淮南相而百官
 之二年即位二年釋之為廷尉事景帝帝余為淮南相而百官
 之未嘗十年不得調及未嘗以廷尉事景帝帝也暉以忠蒙董宣
 列於酷吏之儔以直諫鄭眾列於宦者之徒見東漢書鄭眾傳
 者傳首壽因私忿未復而警諸葛瞻之失陳壽父壽諸葛瞻之失
 史字

論著
失紀之

論著
失紀之

米不獲而不立丁儀之傳壽問丁儀米當立丁儀傳他如南北紛
 錯陳隋乖謬蓋未能縷數者此諸史立傳之過然也出之好議論
 者曰蘇子由古史之作而遷史無直筆蘇子由古史之作而遷史無直筆
 之出而歐史無全美哲宗朝吳鎮進書史糾謬九一十條一以元
 五年月時出差互官爵姓名謬誤七也亦不里无法入尊若
 親未殺九紀志表傳不杜符台十一事兩見而異同不至十一
 義疏略十十二事狀業復十二且削而反存十四當書而反缺十五
 義例不明十六先後失序十七編次未當十八子辱不常十九事
 有可疑二十往往以徵失細過吹毛求疵噫亦苛矣議遷史者以
 遷之妄述宰我常從田常而不知左氏所述闕止爭政之由田常
 而記載宰我殺孔子蓋之宜疑田氏不敗元孫被殺君為齊君
 而死是乃忠義孔子何蓋之有及觀左氏乃是闕止為陳常所殺
 田常作亂夷其族孔子耻之又氣憤文太史公言宰我為臨淄大夫
 從我逆也蓋田常之亂孔子耻之又氣憤文太史公言宰我為臨淄大夫
 關止爭政闕止亦四子我也遷之妄稱子貢一出變易五國而不
 知左氏所載伐魯伐齊之故子由文太史公初子貢一出而存魯
 而魯本於公之怒季姬而非陳常吳之伐齊本於魯公之反覆
 信之取遂以是為遷史之失嗚呼蓋亦究史遷傳信之誤乎蓋遷
 承秦滅籍之後左氏不立學官經傳無傳始誤於游說之辭若後

田中分

儒知其嚴止爭政知其伐魯伐齊者以左氏歷歷可據也遷何尤焉左氏不立李官劉放曾書太常請立初未盛議唐史者以穎達

之字傳云仲達碑云仲遠字畫之訛也穎達碑云仲遠字畫之訛也

以正其訛幸而因集錄以中遠為仲達以此知文字轉易失其真者何

之訛也同前上表光庭碑張九齡撰元宗御書唐書傳云光庭素志

而碑云碑後題額皆為中遠碑云碑後題額皆為中遠

時之所征討郭子儀高參事則唐書列傳云蓋子儀

即碑所歷其後郭子儀高參事則唐書列傳云蓋子儀

類沙陀不見本末郭子儀高參事則唐書列傳云蓋子儀

承傳焉郭子儀高參事則唐書列傳云蓋子儀

所記墨考唐書列傳郭子儀高參事則唐書列傳云蓋子儀

史蓋云史家當記大節郭子儀高參事則唐書列傳云蓋子儀

謀才力亦有過人郭子儀高參事則唐書列傳云蓋子儀

為唐史之設嗚呼蓋以攷紀傳分撰之始乎蓋歐公所修者紀志

宋公所修者列傳時慮其體不一命歐公修而一之公受命而退

一無所易見公愛人以德也公何病焉若夫子由吳績所作是又

史字

前輩互相正救之意不然温公作通鑑猶自為考異三十卷則作史安有無遺論歟此二公非所以短司馬歐陽止所以愛司馬歐陽也

論詩

觀詩之為美為箴原於虞廷君臣之誄觀詩之為譏為諷原於夏人昆弟之歌嗟夫周詩三百蓋經聖人手也一歌一詠尚有源流則後之騷人墨客與盟詩壇者其可不祖風雅之躅乎是故詩言志歌末言後世倣之以為歌一曰風二曰賦後世擬之以為賦吟詠情性轉而為吟故嗟嘆之易而為嘆自詩變為樂府之後孔子作龜山操韓文孔子以季和子受齊女伯奇作履霜操尹吉甫子

或憂或思之詩自詩變為離騷之後賈誼之吊湘賈誼在長沙揚

雄之畔牢愁本傳即或哀或愁之詩九此皆詩之躅制源流也振

振鷺三言之所起閔閔雉鳩四言之所起維以不求懷五言之所

起魚麗于罟鴈鯉六言之所起交交黃鳥止于棘七言之所起我

周詩之體

周詩

不敢效我友自逸若馬事始云詩三字至八字皆自毛詩如三字

詩家

豪逸謝鮑之清與徐陵更信之靡麗華藻白樂天柳宗元之放蕩

意人遺

政體其視詩人愛君憂國之情無有也此邵康節謂其刪後無詩

意人遺

說訓誨之辭陸宣公論諫之奏猶有孟子仁義之談孰謂周詩以

意人遺

後絕唱寡和之甚邪愚嘗謂晉之淵明唐之杜甫非可與刻繪者

意人遺

輒醉蓋不可以名利羈絆故發而為詩和平自然無纖毫累大美

意人遺

元酒淡乎無味一唱三嘆觀乎希聲隱然有至味至樂之妙讀命

意人遺

子等詩虛靜平淺有孤鶴任風之態歸去來一辭蕭然物外有閑

意人遺

鷗忘海之勢至若自晉以前皆用義熙年號入宋以後惟書甲子

意人遺

並見陶淵明詩集讀之者自能扶綱常於紛亂之餘起風教於陵

意人遺

遲之後豈可以後之詩論耶杜甫流落西南放散阮相往來夔陝

意人遺

之間奔走寇亂之際飲食言笑歡愉嘆息無一息而忘夫君北征

意人遺

之篇蓋倉卒問家室而作也使或者處之對童稚語妻子他不暇

意人遺

顧而終篇諄復惟及國事山谷喜之謂退之南山不必作登慈恩

意人遺

塔寺此正陪諸公游遨而作也固且笑談戲謔傲視八極以樂其

意人遺

心而措意立辭意在言外荆公謂其誠天寶時事則其憂國之意

意人遺

果何如哉並杜詩注杜鵑之詩忠愛之念天地實臨北征之詩忠

意人遺

毅之色秋霜之嚴與栢舟考槃之詩異辭同體豈可以後之詩論

意人遺

耶並杜詩世之論者謂韓昌黎以淵明嗜酒有所托而逃者似未

意人遺

許之不知退之當元和之際思欲致君不幸有嶺表之行故進李

意人遺

杜而退淵明亦愈自諭之言又謂歐公平生不愛杜詩所以權時而救弊也須

意人遺

不知歐公方唱古文以抑末季不好杜詩所以權時而救弊也須

意人遺

而實腴謂曹劉鮑謝皆所不及東坡喜淵明詩雍而寔腴謂曹劉

意人遺

而實腴謂曹劉鮑謝皆所不及東坡喜淵明詩雍而寔腴謂曹劉

意人遺

而實腴謂曹劉鮑謝皆所不及東坡喜淵明詩雍而寔腴謂曹劉

意人遺

而實腴謂曹劉鮑謝皆所不及東坡喜淵明詩雍而寔腴謂曹劉

意人遺

而實腴謂曹劉鮑謝皆所不及東坡喜淵明詩雍而寔腴謂曹劉

意人遺

而實腴謂曹劉鮑謝皆所不及東坡喜淵明詩雍而寔腴謂曹劉

意人遺

而實腴謂曹劉鮑謝皆所不及東坡喜淵明詩雍而寔腴謂曹劉

意人遺

而實腴謂曹劉鮑謝皆所不及東坡喜淵明詩雍而寔腴謂曹劉

意人遺

而實腴謂曹劉鮑謝皆所不及東坡喜淵明詩雍而寔腴謂曹劉

意人遺

而實腴謂曹劉鮑謝皆所不及東坡喜淵明詩雍而寔腴謂曹劉

詩明
詩有
詩明
詩有
詩明
詩有

揚揚
大忠
推大
忠大

歐歐
公公
頌頌
公公

山亦以子美之詩為靈丹一粒何耶黃魯直謂子
細如淵明傳山亦以子美之詩為靈丹一粒何耶黃魯直謂子
詩當取其有補風教論子美之詩當取其愛君憂國外是不論徒
工於文墨章句間豈深知二公哉陶社之後而得美刺箴規之旨
吾於揚歐蘇黃見之夫自宋興以來各公鉅卿馳騁翰墨固不可
一二數求其備政治裨風教者四君子有功焉揚文公超出於岐
嶷幼稚之時觀其願秉忠清節終身立聖朝之句則知有致君
堯舜之意揚文公年十一送中書省再試執政令賦喜朝表賀詩立
顯讀其介推母子伯夷兄弟之句則知有綿上首陽之風異時范
文正公因文而知其道至躋之大雅大忠之列可見矣范文正公
曰昔王文正天下謂之直此三公一代偉人也公古之君子深相交許情
如金石可久矣歐公以歌詠為調諫之首其曰王鞏經年不遊幸
上林花好莫爭開節盤遊也其曰君王念舊儀遺族當使無權保
厥家抑外戚也高宗時蔡京言歐陽修立朝以諫諍為若春
過頌德歌福而巳至備乃中含規調宜讀修之詞有曰陽進升君
論詩子美前恨小人勸上以用威斷也

詩此
此詩
此詩

東坡
東坡
東坡

太白
太白
太白

中四月
中四月
中四月

形於歌詠尚可想見英風清節之美是中惟可飲醇酒意則在於
詆新法閑送茗溪入太湖意則在於譏水利見坡詩集嗚呼汜彼
流水不在於水而在於規鶴鳴九臯不主於鶴而主於誨蘇公之
詩蓋得此興而為詩也東坡跋漁父則取其清新婉麗之作東坡
跋山谷漁父詩云東坡送孟容詩則起堅城受我降之語山谷
詩以文峭耳故詩云我詩如曹魯體不或效其如大國楚
太白詩深矣未必暢山谷之詩蓋兼數子所長而為詩也故論東
坡之詩為得於淵明論山谷之詩為得於子美誠至論歎聶夷中詩曰四
中四月賣絲五月賣穀之詠或者猶以周詩許之聶夷中詩曰四

頭新谷醫得眼前... 歐坡谷四公其有補於風教也不少君子安得不進於三百篇之列也

字文

王荆公之辨字說以觀為鶴以雅為鴉君子以為怪

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君子以為鑿

不識字而見譏者固不足道而人善其多識且以為終身之恨此

荆公聖美之說宜夫君子不與也夫古者虫書鳥跡象形指事

假借傳注姑以代結繩記遺忘耳故其字有省文有借用後世

首點畫勞心偏傍好異過奇往往以已見合古文故其字有篆隸

之變有傳寫之訛此古今字文之所以異歟疆可為強則如記南

古今字文 不可為學 鑿為堅

方之強 記中庸遲可為遲則如詩之行道遲遲匹可為鳴則如軻

之匹雖 並本書 是所謂省文之字呂令言載青旂則載通為戴

紀漢文紀云祝釐是借釐為禧矣禮樂志云熙事是又借熙為禧

矣借一字而兩用可也 並本書 漢高紀繇咸陽則與徭通文紀無

繇教訓其民則與由通百官表臯繇則與陶通李壽傳繇俗則與

繇通韋孟詩犬馬繇繇則與悠通班固賦摸先聖之大繇則與猷

通借一字而六用亦可也 並本出處 是所謂借用之字若此數者

若非止者制字之正乎自夫有篆隸之鑿也亂兩字初非通用

而隸古之初寫用混淆至亂變為亂瀆法兩字亦非通字而隸書

論古今字 今論古今字 論古今字

之後多倦點畫至瀆轉為法聚字從束不從來古文也後儒解漢

書先生來來而為素劉字從卯 音酉 從金古文也後儒論漢史書

劉姓為卯金 卯如兩漢象文尚未廢亦有疑者如漢武帝以隱

論古今字 論古今字 論古今字

論古今傳

傳寫之訛也。推酒漕運則以推而從木，救以殺劑則以殺而從金。

雖變而所以為理者未嘗變，增損之畫雖異而所以為說者未嘗異。吾嘗觀先正諸公講明經史，推究傳注，其有補於後季也，多矣。

而區區篆隸傳寫之過，一洗萬古而空之。劉邠之刊謄漢書也，侯

表之紅縣則易而絳縣，侯表之票客則易而典客。

之糾謬唐史也，唐承訓傳載婦弱持取則以撤為取，張建封傳困

縻不支則以蹙為縻，二公之刊誤糾謬如是等類，未易縷數。姑以一二言之，以辨傳寫者之失。若程伊川讀論語曰：子在齊

聞韶音，不知肉味。聞見錄今世所傳，辛字各異，或以音作登，二月不

思日替替襄哉。二先生蓋出新意也。說者且以三月之近音，子曰

之曰：近日月之日，疑其為不知象嗚呼。先生所讀者古文所論者

古意，豈若俗儒腐唇於篆隸間哉？是時字說方熾，先生極力排之，

必不蹈或者之非。愚意必有源流，不可以私見議先章也。陳被書

音前輩沈存中之論音韻也。曰：致與李異其韻，而詩則協。按我以

論古今傳

傳寫之訛也。推酒漕運則以推而從木，救以殺劑則以殺而從金。

雖變而所以為理者未嘗變，增損之畫雖異而所以為說者未嘗異。吾嘗觀先正諸公講明經史，推究傳注，其有補於後季也，多矣。

而區區篆隸傳寫之過，一洗萬古而空之。劉邠之刊謄漢書也，侯

表之紅縣則易而絳縣，侯表之票客則易而典客。

之糾謬唐史也，唐承訓傳載婦弱持取則以撤為取，張建封傳困

縻不支則以蹙為縻，二公之刊誤糾謬如是等類，未易縷數。姑以一二言之，以辨傳寫者之失。若程伊川讀論語曰：子在齊

聞韶音，不知肉味。聞見錄今世所傳，辛字各異，或以音作登，二月不

思日替替襄哉。二先生蓋出新意也。說者且以三月之近音，子曰

之曰：近日月之日，疑其為不知象嗚呼。先生所讀者古文所論者

古意，豈若俗儒腐唇於篆隸間哉？是時字說方熾，先生極力排之，

必不蹈或者之非。愚意必有源流，不可以私見議先章也。陳被書

後儒

音前輩沈存中之論音韻也。曰：致與李異其韻，而詩則協。按我以

字音

沈中不
韻詩

木李報慶以瓊玖梁與慶異其音而詩則協黍稷稻梁農夫之慶
求其說而不得且謂意別有理也沈中筆談音韻之字李自沈約
術漸密觀古人諸字有不可解者如致字有字多李字協用慶
字止字多李字平字章字協用如詩或群或友以無天子彼留之子
始我佩玖投我以木李振之以瓊玖終三十里十千維耦白以
能止又有慶矣如子亦有慶矣如子亦有慶矣如子亦有慶矣如子
是心以有慶矣如子亦有慶矣如子亦有慶矣如子亦有慶矣如子
憾不止慶字恐別有理也夫學識如存中博洽如存中猶不能
曉古詩之韻况後學乎然嘗觀上世之書易近世之詩歌皆有叶
韻者而後知詩無有不叶第古今之字異耳音韻異耳以今字而
會古音則律度不諧宜其差以古字而尋古音則宮商相應宜其
叶蓋詩之言其字多與音異者字古也字古則音亦古也如言題
彼脊令則題音大叶鱸鮪發發則發音補末若泉源在左佩玉之
難以難之音為乃可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以旁之音為補彭說一
字也曰與子成說曰不可說也又曰召伯所說莫一字也曰維葉
莫莫曰莫其德音又曰歲聿云莫夫同是字也或通用或借用則
字古而音異也多矣註豈有古者塗歌里詠之六如是不叶哉

字音

詩用
多異

亦多揚
音古

後人
音古

音古
之詩

且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則曰明日良曰康不同韻
也易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則曰行曰慶不
同聲也借曰明之於良與康固協鄰韻而行之於慶為得而協耶
蓋廣韻中以慶音卿若班固賦東都用慶字與成叶班固東都賦
周成永延長楊雄草太元用慶字與疆莊叶往往比而用之則知
古人蓋用古音也大元居卦文三張幼序序字克父則曰子克父
其在堂其體不慶也次五軸輻調安安利富貞則曰軸輻安和順
其福也次六外其井窻三歲見背則曰外其井窻三歲不享也次
九老夫慶車少女掛垂利考意書與易猶或相協矧所謂古之詩
家則曰老父撥車其體乃莊意書與易猶或相協矧所謂古之詩
乎此猶曰居古宜用古也高馳兮冲天差愈思兮愁久天與人韻
異也以音推之天之反鐵因也屈原非用古音耶離騷皎皎霞外
疑萬乘其如脫外與脫音殊也以音推之脫之音退也德璋非用
古音耶房中歌曰象來致福多與國叶漢魏明堂詩曰允懷多福
亦與職叶班固聲若相遠也以賈誼疏觀之福之音福則漢人非
用古福音耶前注不特此耳韓昌黎最後出者也濃墨大字作
元和聖德之詩既韻於雨而旁見疊出或曰漁魚雅雅又曰濡及

後代
德之

易著家人詩首關雎嗚呼聖人作經何拳拳於此耶大抵宮庭雖
隱風俗攸化寡妻是刑邦家所關故私謁不行則椒房無預政之
嫌外戚無竊柄之弊而朝廷清矣嫉忌不生則禁密有肅穆之風
子孫有衆多之慶而本支強矣晏朝有箴則無宴游逸豫之習無
聲色嗜慾之好而君德進矣舜之歷試不在於親總萬機而在於
為內之化書舜典禹之典則不在於予臨兆民而在於塗山之德
史記文王姜姬太姒所以成肇造之基毛詩宣王得助姜后所以
致中興之業史記噫盛哉推原其由古者彤管有史雅頌有訓毛
詩以冢宰總內朝之政宰夫任宮教之職周禮天官是以無後世
干請之私奢縱之過竊弄之失者職此之故也自關雎之化不行
內庭之教不講而一家之紀綱視昔有訓焉漢自吕后之橫不能
制政出房闈而產祿有封王之僭吕后紀自謹夫人同坐之禮不
能正表益傳尊卑亡度而倡優有后飾之習賈誼策迨至末年許
史專寵鳳莽竊權染指漢鼎舉朝不問而漢之宗社危矣並本朝
唐自昭儀立后革命為周而諸李有殲滅之禍高宗立武昭儀為
后德

漢唐
德之

我朝
德之

啓謀革命稍除宗室欲悉誅韓普等諸王命監祭御史蘇洵按其
密狀詢太后曰無明驗或告洵去韓普通謂太后治而洵詰之洵
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此獄不必知也使洵韋氏專國政事
因尋致之於其韓普等諸王皆自殺魏武三思因上官婉兒私通武氏
無章而五王有就戮之慘武三思因上官婉兒私通武氏
馬相如龍州司馬張東之荆州司馬表怨省州司馬崔玄璋
白州司馬遺大理正周利用害五王於東所初敬暉為平陽王彥
範為扶風王東之為漢陽王恕已迨至中世牽愛任席胡雛唱亂
為南陽王玄璋為傳陵王号五王已迨至中世牽愛任席胡雛唱亂
漁陽擊鼓動地而來而唐之國祚殆矣元宗寵祿山其出入宮
通霄不出頗有魏声聞於外上亦不疑後祿山東兼河東節度既
兼領三鎮有輕中國之心遂自漁陽唱亂遠近驚駭河北皆祿山
統陋矣哉漢唐家法也漢之風俗至有姑婦相稽之嫌賈誼策魏
祖疏唐之風俗至有婦駕其夫之失伊誰之咎通鑑然則家人之
卦關雎之詩其有補於風教也大矣我祖宗以仁義立國以綱
常齊家以人倫化天下內言不出於外私恩不容於公蓋與唐虞
三代比隆焉漢朝椒房侍寵至有戚里撓權之患吕后紀王莽傳
聖朝杜絕私情高氏修宅請置潛火太后因戒二高不得干請是
后族未嘗私請也英宗宣仁聖后高氏嘗修宅以奉親母
公紀公繪省事宣解失火太夫人入謝且請置潜火一鋪后曰但令
宅創添潛火太后變色曰姐姐殊不思之甚也二姐豈敢此娘想

後族
未嘗
得私
以請

后妃 戒一高不得干請其家至今定章之 唐朝宮闈不肅入閣圖至

有昭容之位聖朝內外整嚴曹佾至老視疾禁中太后曰此非若

所當留是后族未嘗得入也神宗事光祿太后極誠孝所以嫗悅

得入謂后既年高多疾弟佾亦老上固為之請得入謂若所當留至

出 冊命太后文德親受舊典可援也而宣仁自謙故只就崇政

宣仁 元祐三年宣仁太后受冊有司檢用章憲明肅皇后故事受策當

御文德致后不許謂只就崇政致今李士具詔未進入蘇軾草詔

中 有曰且予京簿常慕謙冲况敢躬御治朝自同先自常慕而

下 章 獻 不 敢 依 文 德 致 故 事 不 是 二 省 重 定 進 入 丁 巳 太 皇 太 后

及 章 獻 不 敢 依 文 德 致 故 事 不 是 二 省 重 定 進 入 丁 巳 太 皇 太 后

手 詔 詳 禪 歸 終 終 典 策 告 具 而 有 司 檢 用 章 憲 明 肅 皇 后 故 事 受 策 當

所 有 將 來 受 策 之 意 務 極 尊 崇 而 朝 廷 損 益 之 文 務 從 宜 稱 云 云

不預外庭

宗推恩元舅

太后持其制

不預外庭

宗推恩元舅

太后持其制

不預外庭

宗推恩元舅

太后持其制

不預外庭

宗推恩元舅

太后持其制

不預外庭 紹因十三年上曰教日來太后趣行中宮之禮朕之英

宗推恩元舅 太后持其制 治平九年加旨徽院院節度使曹

不預外庭 紹因十三年上曰教日來太后趣行中宮之禮朕之英

宗推恩元舅 太后持其制 治平九年加旨徽院院節度使曹

不預外庭 紹因十三年上曰教日來太后趣行中宮之禮朕之英

宗推恩元舅 太后持其制 治平九年加旨徽院院節度使曹

不預外庭 紹因十三年上曰教日來太后趣行中宮之禮朕之英

宗推恩元舅 太后持其制 治平九年加旨徽院院節度使曹

不預外庭 紹因十三年上曰教日來太后趣行中宮之禮朕之英

宗推恩元舅 太后持其制 治平九年加旨徽院院節度使曹

不預外庭 紹因十三年上曰教日來太后趣行中宮之禮朕之英

宗推恩元舅 太后持其制 治平九年加旨徽院院節度使曹

此猶可也

此猶可也

此猶可也

此猶可也

此猶可也

此猶可也

此猶可也

此猶可也

此猶可也

此猶可也

此猶可也

此猶可也

社稷之福亦生靈之幸

社稷之福亦生靈之幸

社稷之福亦生靈之幸

社稷之福亦生靈之幸

社稷之福亦生靈之幸

社稷之福亦生靈之幸

社稷之福亦生靈之幸

社稷之福亦生靈之幸

社稷之福亦生靈之幸

社稷之福亦生靈之幸

社稷之福亦生靈之幸

社稷之福亦生靈之幸

孰知元后賢德維持宗社其功尤大歟

孰知元后賢德維持宗社其功尤大歟

孰知元后賢德維持宗社其功尤大歟

孰知元后賢德維持宗社其功尤大歟

孰知元后賢德維持宗社其功尤大歟

孰知元后賢德維持宗社其功尤大歟

孰知元后賢德維持宗社其功尤大歟

孰知元后賢德維持宗社其功尤大歟

孰知元后賢德維持宗社其功尤大歟

孰知元后賢德維持宗社其功尤大歟

孰知元后賢德維持宗社其功尤大歟

孰知元后賢德維持宗社其功尤大歟

孰知元后賢德維持宗社其功尤大歟 父以子繼豈非古今相授

孰知元后賢德維持宗社其功尤大歟 父以子繼豈非古今相授

孰知元后賢德維持宗社其功尤大歟 父以子繼豈非古今相授

孰知元后賢德維持宗社其功尤大歟 父以子繼豈非古今相授

孰知元后賢德維持宗社其功尤大歟 父以子繼豈非古今相授

孰知元后賢德維持宗社其功尤大歟 父以子繼豈非古今相授

孰知元后賢德維持宗社其功尤大歟 父以子繼豈非古今相授

孰知元后賢德維持宗社其功尤大歟 父以子繼豈非古今相授

孰知元后賢德維持宗社其功尤大歟 父以子繼豈非古今相授

孰知元后賢德維持宗社其功尤大歟 父以子繼豈非古今相授

孰知元后賢德維持宗社其功尤大歟 父以子繼豈非古今相授

孰知元后賢德維持宗社其功尤大歟 父以子繼豈非古今相授

齊家

齊家

齊家

齊家

齊家

齊家

齊家

齊家

齊家

齊家

齊家

齊家

夏高
有和
輔之
風

夫子述詩上起關雎鵲巢之風而下終於陳靈之亂序言本於父子之底豫而慨然絕筆於秦襄不感其為峭之師意聖人品節裁成所以立國之規模何其正大深遠耶蓋宮庭衽席之微而係於邦國都鄙之治父子兄弟之倫而關於上下內外之分推而至於國可以安治而無憾極而及於天下可以平靖而無隙變故而不能移危疑而不能亂此六經之格言孔孟之大訓三代聖人之家法也愚嘗誦五子之歌讀盤庚之書深切有感焉夫以太康洛表之曠十旬弗反神怒民怒之時也而五子者方且憂懇惻怛不忍自利至援萬姓之仇以身當之而不辭盤庚遷都之舉安土重遷民咨胥怨卿士浮言之日也而王宮宗室貴后之寵者顧乃從上所命而不煩片辭之告戒是知禹之立夏湯之造商專以齊家為本其純粹和輯之風乃至於此歟文武造周此意尤厚麟之趾振振公子重宗族也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友兄弟也思齊不瑕樛木無嫉嚴闡教也典禮以維之雅頌以播之仁義禮樂以化之異時我周東遷晉鄭焉依左傳姜后脫簪輔成中興史記皆祖宗家傳

周室
有肅
振之
風

漢唐
之紀
綱不

之法吾觀三代有道之長父安長治昇浚稔亂而不叛商都七遷而不擾春秋戰國綿綿而不絕者蓋對越之義常尊而肅穆之風不絕也至漢歷唐此風泯如漢自林蕙之語一形削滅恩義而父子之倫缺高祖紀呂后之橫莫測紊亂舊約而夫婦之義乖呂后紀漢之風俗染而成習母子之誼語夫婦之相稽儒者之深憂賈誼傳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一歲至數百人中興名相以為不可一日安者魏祖傳國之不亡岌岌哉唐自兄弟不相忍而蹀血於禁門父子不相安而逼奪於神器太宗紀唐之子孫無所取則子攝兵叛其父太宗太子承乾懼廢謀廢事臣專兵叛其君淵之姝婦駕其夫而兄戕其弟韋后凜凜然自立於危亡困厄之中尚何取於馮藉扶持之法哉前輩謂漢大綱正而眾目未張唐眾目張而大綱未正程氏云云愚謂唐之大綱固未正也而漢之大綱又安在耶惟我宋立國大體兵力雖不及於漢唐而家法實無愧於三代是故傳授一語鬼神森列金匱藏書千古不磨神器大寶舉而委之不啻脫然則太祖太宗之相授堯舜揖遜也

我朝
父子
之指

言行
傳記
門

我朝侍天顏自怡冒雨扶駕孝心不已冷泉堂詩之跋萬機之暇父子
杯酒相屬則高宗孝宗之相得王季文王唯諾也淳熙五年文浩
言行壽宮皇帝擊奕垂泣出祥曦殿門昇兩扶駕太上慶謝再三令
銀浩右扶掖以還又高宗作冷泉堂孝宗古風云至心仁智情優開
此就寬開之也疊石為山因湖為泉作小亭於其旁用為娛老之
濯喧兒不發清興時若倚欄伴平靈隱天空之間其樂可勝計耶聖
朝虎闈有訓世世不忘親近儒臣之時多昵比嬖倖之時少賓護
名賢歷陳忠孝日實護之任非各賢不可如太師等皆以李至李休兼
經籍當為師傳重任深戒順從長編至道九年以李至李休兼
子孫太子見必先奉太宗謂至曰太子仁賢當賴正人輔之以道卿等
哲王可也則見於太宗之世明良有箴副以詩歌上天禧二年立皇太子
懷玉為王伴讀仍面戒不得於堂中戲笑及陳玩弄之見此子孫
世有哲王也聖朝宮禁嚴密出入整肅內之風百不傳於外外之

請請不通於內宮人服銷金以迎駕真宗却之貴妃衣蜀錦以待
宴仁宗責之長編此閨門世有哲后也 聖朝開國承家小人勿
用慮肺腑之怙勢而不授以政慮薰腐之挾寵而不假以權駙馬
柴宗慶求為使相王曾執議不可宗慶求為使相何如王曾曰先
帝時石保吉魏咸信皆歷任神有宦官王守忠求為節度梁適死
爭不已度守忠疾求為節度使梁適曰宦官除真刺史真曰除
內官為節度使死有此國家世無倖習也我 宋家法之善堯舜三
代而下誠未之聞也伊川謂三代之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
誠至論也然伊川所言歸本於大體以忠孝廉耻為之綱紀故能
如此伊川之言信矣伊川語錄嘗觀三代之後本朝有超越古今
忠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吏使此皆大綱不
如細呂微仲謂自三代後唯本朝百三十年中外無事亦至論也
然微仲所言推原於家法最善歷舉其事親事長治內勤身之法
微仲之言驗矣元祐八年上讀寶訓甲呂大防等進曰祖宗家法
祖宗家法甚善臣請奉其畧事親之法尚禮之法尚仁之法尚
法外戚之法尚儉之法尚勤身之法尚禮之法尚仁之法尚

齊家
世有哲王也聖朝宮禁嚴密出入整肅內之風百不傳於外外之

呂氏
論家
朝家

國家
出世
習

后

請請不通於內宮人服銷金以迎駕真宗却之貴妃衣蜀錦以待
宴仁宗責之長編此閨門世有哲后也 聖朝開國承家小人勿
用慮肺腑之怙勢而不授以政慮薰腐之挾寵而不假以權駙馬
柴宗慶求為使相王曾執議不可宗慶求為使相何如王曾曰先
帝時石保吉魏咸信皆歷任神有宦官王守忠求為節度梁適死
爭不已度守忠疾求為節度使梁適曰宦官除真刺史真曰除
內官為節度使死有此國家世無倖習也我 宋家法之善堯舜三
代而下誠未之聞也伊川謂三代之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
誠至論也然伊川所言歸本於大體以忠孝廉耻為之綱紀故能
如此伊川之言信矣伊川語錄嘗觀三代之後本朝有超越古今
忠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吏使此皆大綱不
如細呂微仲謂自三代後唯本朝百三十年中外無事亦至論也
然微仲所言推原於家法最善歷舉其事親事長治內勤身之法
微仲之言驗矣元祐八年上讀寶訓甲呂大防等進曰祖宗家法
祖宗家法甚善臣請奉其畧事親之法尚禮之法尚仁之法尚
法外戚之法尚儉之法尚勤身之法尚禮之法尚仁之法尚

厥孫謀以燕翼子祖宗有焉又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今日有焉

睦族

周家以睦而強

周之王業何以興吾觀麟趾而知周之所以興周之王業何以成吾觀行葦而知周之所以成麟趾之信厚不惟公子而止也而且及公族不惟公族而止也而且及公姓何其才之多也行葦之親睦既肆之筵矣又設之席既設之席矣又授之几何其思之厚也然則周人之過曆有由矣是故版蕩之餘常棟缺矣而共和行政周召是賴荒媒之習角弓作矣而我周之東晉鄭焉依綿綿葛藟在河之許兄弟之義何在也而糾合宗族以蕃王室載之麟筆班班可攷焉噫霜降水涸涯涘乃見至文武成康已遠而周以宗強屹若磐石君子是以知同姓之有功於周歟自周以後享國長久惟漢唐而已然其始固有周人封爵之典而其後不免蹈秦人孤立之失此吾有感於世變也方漢懲前日之弊大者既嗣世而襲封而其苗裔支別則置宗正官以糾合之此其敬宗之意厚矣前諸侯

漢初敬宗之意厚

諸族

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割裂疆土二等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又前百官表上宗止卿掌親屬朱虛

則漢初

列侯輝映王室朱虛侯劉卬河間獻樂譜系增重亦何負於漢哉河間獻王夫何王子分封之令下而侯國削弱帝施主位自守武間嚴志鄉陽收乘之徒皆官事吳梁治海衛山不宣王國之人不計晉京師矣又按高后紀誅諸呂勃令諸國則王國之人不計晉京師矣又按高后紀誅諸呂勃令諸國宗室無有在京師者至昭帝始皆宿衛自武帝不與諸國人時劉龔諸人畔漢獻符者豈非有所激耶王莽傳莽曰嘉新公言或謂告反擄殺功茂焉諸劉與三十二人皆知大命或獻天符或貢昌嘉折公劉吾觀漢諸侯王表有所謂莽知殫微生其姦心之言信夫唐有天下之後親者固寵殊恩踈者亦疏王爵此其愛親之意厚矣唐江夏定難玉牒有光河間立功宗室標的亦何負於唐哉唐夫何未及再傳而降封之禮已薄見上迨至親盡而仕宦之

唐初受相

方高祖後除四方河間之功江夏之累皆可謂宗室標的若也始唐

唐至中則薄矣

我朝加睦之

制無別唐宗室世系表唐有天下三百年子孫蕃衍可謂盛矣然
 落於民間其可也或曰唐宗室世系表其出遠親則各隨其人賢愚與異姓
 豈非有所感耶唐太祖高祖子貴至各儒術武氏之禍欲行封建者
 宗廟絕而史有存之之理在取順而觀絕之之原在單弱而無所
 相上吾觀唐宗室世系表有所謂流落民間甚可歎也之言信夫
 見心噫厚叙九族皇陶有謨立愛性親伊尹有訓斯道也帝王相
 傳之家法漢唐其可忽諸國朝睦族之恩與周比隆公族之賢
 亦與周比隆分王之爵天聖制也奏議天聖四年司諫劉隨言皇
 王親王既沒不立嗣王關典未行屬在繼嗣又宗訓仁宗謂輔
 臣曰自荆王沒而祖宗之後未有自王爵者三代皆建宗成乃以
 皇叔德又為東平郡王皇兄濮安懿王為汝南郡王允弼為北海
 郡王皇弟允良為華原郡王姪從諲為歸德公宗說為沂國公
 南班之恩景祐制也司使以下至殿直皆授西班官諸司使領諸
 州刺史者十一人換諸衛大將軍領諸州刺史者三十人並授西班
 九人換諸衛大將軍領諸州刺史者三十人並授西班官諸司使領諸
 率副元是宗子並上表乞推恩故為世制按實錄會要江安並稱
 西班官百官表衛南班官當考又取原入禧元年定制宣
 太宗太宗初命授諸衛將軍曾孫右侍恭宗孫授右班殿直景
 中初定南班之檢至和二年遷官有法也日宗宗仁宗謂輔臣
 推恩遂有南班之檢

不訓意

今悉于官可乎宰相等曰時九族堯舜之道階下世恩宗室此新
 而之姓也又長編至和二年詔曰任職之臣則有考課遷官之法
 尚念有耆老久次者令中書樞密第其服屬自明道軍恩後自十
 年咸亨熙寧初元出補有法也奏議元豐元年補外官封事任列於
 有職之臣此盛德至公之事昔漢之舉人不惟疎近而宗室有
 國職計之籍之文則向以高才進唐宗正寺丞孫承嗣承嗣承嗣
 李程李德裕官依國工監外官奉例為課試法每遇秋賦就宗正寺
 籍類示優異其人其疏封之恩誠篤矣睦親有宅清宮也宗室
 數類各睦親上既建睦親宅賜名廣親睦親睦親睦親睦親睦親
 節類各睦親上既建睦親宅賜名廣親睦親睦親睦親睦親睦親
 光宗即睦親意何勤也分賜有銘會要大中祥符三年帝作宗室
 為睦親院意何勤也分賜有銘會要大中祥符三年帝作宗室
 兩事睦親月滋以益多矣上海情何密也其厚遇之禮誠至矣然
 和其好孝御書出必令繼和焉情何密也其厚遇之禮誠至矣然
 祖宗之意不以是而止也蓋生長侯王之第不知政事稼穡之難
 豢養富貴之勢不知詩書禮樂之訓是以記室之除必擇良士訓
 太宗以王寵從王素車上元張茂真充諸王府司室參軍謂之日
 諸王生長深宮未知世務必資良士資良士資良士資良士資良士
 行各目勉之翼善之命必戒迂儒元徽年少資訓導忠孝之道
 有補益王府侍講謹選德行之人侍講府僚缺員陳襄請擇人

神宗曰如勤修德行乃直左右王也在二甲一宮院教授亦須端
翹非公事不立執政之門講說有法可為勸戒宮院則善心日長也
大長宗正之職既有宗正又有同知
六年詔宗正事長二不專用同姓蓋自有太宗以昭穆定掌親疎
皇祐三年初置宗正司以帝系孫衆多既聚居睦親院政於祖
宗後各擇一人訓導糾違失凡宗族之政皆令興學崇寧元年增
置同知大宗正事一人訓導糾違失凡宗族之政皆令興學崇寧元
宗以宗惠顯其職
宗中請宗室分兩京兩州兩縣都乞於兩京置外宗正司外宗
宗之賢管幹於本州通判職官內置二人兼領承寧宗正司外宗
同泉州西外置司福州丞係兼兼等係金判兼領外宗正司外宗
有宗正司乾道七年省紹興宗正司隸行在置四問宗正司則畏心日
生也夫示之恩寵以養其身加之訓督以養其心則陶和毓粹皆
漢河間唐江夏也自今觀之其勤於學問則有手抄經史百家者
因國團練使德文少好學九經史百家手自抄王為文雅上以其
刻而如諸生嘗因進見賦呼之日王秀才由是官中悉稱之
祀德文奏稱願有上詩賦十卷者
宗正司以文章第進士者
宗正司以文章第進士者
宗正司以文章第進士者
宗正司以文章第進士者
宗正司以文章第進士者
宗正司以文章第進士者
宗正司以文章第進士者
宗正司以文章第進士者
宗正司以文章第進士者
宗正司以文章第進士者

宗籍

周因申伯而戚畹始有任職之選是時也以賢而不以親
戚畹
城此臣下之責也
所
致
我
噫
凡
今
之
人
莫
如
兄
弟
此
上
人
之
責
也
懷
德
惟
寧
宗
子
維
聞
者
廷
畏
屹
然
有
宗
強
之
勢
此
尤
為
宗
籍
之
榮
也
信
王
忠
義
堅
如
金
石
擊
虜
慰
民
兩
河
繼
應
猶
繫
人
心
於
如
綫
中
只
本
末
一
豈
比
符
於
宗
室
之
長
也
有
論
新
法
而
感
泣
者
關
治
原

晉書 卷四

穰侯而威略始有竊政之弊是時也以親而不以賢穰侯太后之
嗟夫拔援肺腑未免縱侈之習依憑城社或有專
恣之權苟不痛懲力革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漢自呂氏顯權
產祿恣勢白馬盟寒爭疏王爵稔成北軍之變呂后紀及王陵陳
平傳 王氏根據奔鳳長奸垂涎漢鼎幸朝不問卒致篡奪之患王
奔傳 此雖呂王之罪亦漢人抑制無法也唐自三思鄙夫怙恩昭
儀氣使縉紳勢傾朝野於是有諸李殲滅之禍武后高宗立為昭
儀武三思日橫後武 國忠小人托愛貴妃中外傾附倚為大山於
是有胡離唱亂之兵劫因忠以真妃故為右相公卿以下莫不震
之及月忠為相祿天是有胡離唱亂反此雖武楊之罪亦唐人寵
任大盛也推原其由其亦秦人作俑之過乎嗚呼賈長君少君其
質甚美彼灌絳猶選士之有節行者為之師傳賓客賈長君少君其
東都 四姓小侯立李且拳拳於姻戚之教後顯宗立四姓然則外戚
其可無訓導裁抑之法歟嚴矣哉國朝之法也魏咸信更歷行陣
本功臣也而晚年方有使相之除天聖四年上謂輔臣曰射馬都
咸吻

國朝 卷四

口先朝石保音魏咸信皆歷行陣有勞晚年亦除回傳範典郡有
使相將相之任豈容私情上曰卿等可召論之
聲本賢守也而當時且斬鄆州之命治平四年一
於用賞如此不獨上之人為然張堯佐遷宣徽使包希仁抗疏力
爭皇祐二年二月司使戶部侍郎張堯佐為宣徽南院使准康節度
使景靈宮使又加同羣牧制置使知諫院包希仁追還恩命王
率正為中丞亦言堯佐一日而除四使又賜二子科名不當以後
官陳滿常之才過受寵渥不報率正田百官班奏爭堯佐不當
宣徽使堯佐乃詔 曹佺拜中書令呂公著執奏不可元豐二年上
及大惟恩曹氏於后為兄弟行轉二官了行兩官係行一官且
以佺為中書令呂公著言正中書令宋與以來未嘗除一人况下
前使使即宰相也上曰此誠闕典第不如是不 是其臣吝於用賞
足以前厚恩公考固羊乃以節度兼中書令
亦然也江彥圭販易免征未害也至有鄱陽之行饒州少府使杜
市於官即責授饒州刺史彥圭乃昭憲皇太后之姪也王繼勳或
有戕暴未甚也且有登州之貶德軍前度觀終留後太祖以戕殺
叔乃昭憲皇太后之姪也王繼勳或
奏之紹興元年年率執奏有司勸到為造告身事連知開門士瞳
落職宰臣論之紹興三年率執奏有司勸到為造告身事連知開門士瞳

國朝 卷四

椒房
無心

戚里
光音
羅能

近親故優異之然不可猶等跌於外戚未嘗是其臣嚴於用法亦假以恩澤今後位之家未有過得義即者

然也用賞既吝則驕汰之習戢用法既嚴則敬畏之心生君臣上下更相告戒其為慮遠矣不特此爾自古椒房未有不私其親今也外家有求高后手札曰二高不得干請也英宗宣仁皇后高后母兩西太夫人入謝且請置煖火一鋪高后手札戒二高不得干請禁家至今宜藏之高后元舅加恩太后面諭曰外家不可增長也元祐七年省言景祐七年李用和等改官太后曰章獻至簾初且此例呂大防曰太皇太后以高后故深自愛如故手何后曰外家恩澤方欲裁損可又增長乎大防曰此戚里德

又不特此耳自古戚里未有不自榮其家今也李遵勉奏請納祿力辭錫賞附馬都尉李遵勉屬疾奏請納祿車駕臨問賜白金五千兩不受王貽永求罷輔政欲遠權利至和元年樞密使彭德用平章事王貽永數以疾求罷去本朝外姻未有輔政者貽永在樞十五年

噫椒房抑遠裁制既無私親之心戚里謙靜退托復無貪祿之能宜乎陶和毓粹折節卑禮有古人之風歟高遠權利始第則杜門謝賓客人皆其謙靜

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九

后集

